

#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人口安全问题的研究

□ 陆杰华 孙 杨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新时期和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累积性、滞后性、传导性、时空性、长周期性等鲜明特征,在人口数量安全、人口质量安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分布安全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风险和新挑战,其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率累积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人口高质量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把握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和人口风险动态预警体系,健全防范人口风险长效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人口安全道路,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人口治理体系革新,彰显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人口安全问题;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24)04-0035-11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孙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sup>①</sup>,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升华,为新时代人口安全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未来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引领性价值和意义。国家安全是人口安全的前提和保障,人口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人口安全蕴含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宗旨、价值追求

和指导原则之中,与其他各方面安全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贯通,共同构成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始终须以人口作为实体支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发展规律,高度重视国家人口安全问题。2023年5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要维护人口安全。一系列

收稿日期:2024-06-0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JD840001)的阶段性成果。

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人口安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 一、问题提出

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进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国家安全和社安定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联动效应明显。<sup>②</sup>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人口转变呈现明显的转折特点,我国人口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模式急速转变,人口内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强人口发展惯性冲击明显,新老人口问题并存交织、相互联动,诸多人口风险因素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大国人口正处于人口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若干现实挑战。因此,科学预判当前人口风险,确保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人口支撑和安全保障,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议题。人口大变局也是全球大趋势变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全球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转变,生育率持续下行、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负增长趋势转变明显、人口结构多样性并存、多元婚育文化渗透蔓延、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高风险态势加剧等突出人口问题与风险因素错综复杂,全球人口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对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长远发展构成严重威胁<sup>③④</sup>。作为目前全球人口大国,中国积极应对新时代人口安全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人口安全道路,为解决全球人口发展历史性转向中的世界性难题、为推动全球人口治理革新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深刻理解新时代人口安全的内涵和特征,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口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系统思维与方法为指引,在统筹国家发展大安全格局中明确未来防范和化解人口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和应对策略,积极回应人口大变局困境下的时代之问、全球之问,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完善全球人

口治理体系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 二、国家人口安全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 (一)国家人口安全的内涵

“人口安全”一词是国家安全基本概念的拓展与延伸。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革,各国及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从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军事安全,不断延伸到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涵盖关系社会发展各重要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领域<sup>⑤</sup>,人口安全正是属于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概念范畴。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安全问题的重新审视与反思,“人口安全”概念也于当年首次提出。人口安全概念的明确提出从战略高度考察人口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人口问题研究的升华。在此之后,学界着眼不同的专业角度和时代特征,对人口安全概念的内涵展开了广泛探讨,总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强调人口安全是关于“人口”自身的存续和健康发展状态,重点关注人口数量、结构、素质、流动等内部要素的均衡发展。例如,有学者将人口安全视为“个人生命安全”的集合,认为“人口安全”是许许多多个体组成的一个群体的生命安全问题<sup>⑥</sup>。也有学者指出一个安全的人口是指人口的结构和功能处在平衡、稳定、健康的发展状态中,天然具备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sup>⑦</sup>陈功等认为人口安全就是免除人口各要素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以及与人口相关的其他一切不安定状态。<sup>⑧</sup>第二类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外部要素的协调发展关系,重点关注人口发展对其他要素和国家安全的作

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sup>⑩</sup>张敏才认为人口安全系指人口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及其涉及的有关方面都有利于人类安全的发展,不致因人口规模、人口变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人口健康等方面发展失衡产生的负面因素威胁人们安全地、自由地发展。<sup>⑪</sup>

综合来看,人口安全不仅包括人口自身结构和功能发展变化的安全,还应包括人口与其他人口相关诸要素的协调安全及其对总体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人口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非常丰富的,是跟着人口和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而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因此,新时代的人口安全是在国内国际新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安全问题,是面对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带来的人口新风险和新挑战,以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从而肩负起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口安全保障、为促进全球人口发展与秩序稳定担当大国责任的时代新使命,构成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指在新的历史坐标和征程中人口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内在要素以及与人口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等外部要素保持高质量、动态均衡、相互协调发展,以确保国家总体安全和全球发展稳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人口支撑和安全保障。

## (二)国家人口安全的主要特征

从人口安全的概念可以看出,人口安全呈现出内外部两个层面的丰富内涵,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本身,还包含与外部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人口安全问题既具有表现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独特性,也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安全领域联动交缠的复杂性。根据人口自身的演进规律,结合当代社会风险变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出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的鲜明特征。

### 1.基础性

国家和社会因人而得以现实存在,也为了人而保持永续发展。人口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必要前提,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最基本要素,始终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无论是国防安全、

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还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必须人口这一基本要素才得以维持。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内在要素的发展变化也会对其他安全领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 2.综合性

新时代人口安全的内涵既关注人口本身的安全,也强调人口安全与其他非传统安全的相互关系以保障国家总体安全。从人口内部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等诸因素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对立的,其联动效应直接决定了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的性质、状态、方向。从人口外部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客观要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同属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谱系,构成总体国家安全的“总体”特征。<sup>⑫</sup>因此,人口安全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独立的安全风险存在,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安全大问题。应以系统思维将人口以及与人口相关的各方面和各因素联系起来,坚持人口安全内部长期均衡与外部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 3.累积性

相比于其他安全领域,人口安全因其自身的演化规律而具有一定独特性。人口安全的独特性在于人口再生产具有较强的惯性作用,人口发展是经过代际传承不断向未来延续的。当前一代的人口状况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人口发展的结果,也将成为下一代人口发展的基础。因此,人口安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一两代人口发展造成的后果,而往往是长期存在的潜在风险持续累积的结果,这体现出人口安全具有较强的累积性。人口安全的累积性特征贯穿于人口发展的全过程,当前中国新老人口安全问题交织共存、相互强化并快速积累,应及早防范和化解,从而避免造成积重难返的困局。

### 4.滞后性

人口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一个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自然生命过程。对于总体人口集合而言,不同时期的人口总量、结构、分布等构成状态,也会沿着出生、死亡、迁移的既定轨道惯性运行,当期的人口发展格局与前期生育、死

亡、迁移等变量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现象演变成人口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生育率相对于死亡率的明显时间滞后下降,产生长期低生育率模式下的人口过量假象,最终形成当前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同样地,人口政策作用于人口的发展变化也具有滞后性,政策施行之后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动态演进过程才能在未来的人口格局中体现出来。基于人口安全的滞后性特征,新时代人口安全问题的防范需要有超前意识,人口政策要有科学预见性,一旦错过最佳时机或者误判人口发展形势,造成的人口后果通常是不可逆的。

#### 5.传导性

人口安全的基础性和综合性特征必然决定了新时代人口安全还具有传导性。尤其是在人口与国防、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联系更加紧密的现代社会,在人口安全的诸多典型特征中,人口安全的传导性特征需要予以足够重视。正是由于人口安全传导性的存在,人口安全问题一旦产生便会向另一个领域乃至整个安全系统传导,其危害也会随着波及范围和领域扩大而不断放大,最终形成危及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反过来,其他安全领域如果出现问题,也会通过系统的传导机制对人口发展造成影响。人口安全客观存在的传导性特征进一步说明,预判、防范和化解新时代人口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 6.时空性

人口安全是一定时期和空间内人口现象演变而成的人口结果,人口安全问题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动而发生动态变化,即人口安全的时空性。这主要表现为人口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变迁和生产力发展不断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安全强调生存安全,更多追求人口发展的数量。到了近现代社会,人口安全从数量安全扩展到质量、结构、分布等多维安全,并进一步拓展到人口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变量的协调安全问题。具体到某一人口安全问题,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主要人口问题也从战后的“人口爆炸”危机转变为了当前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在空间上,中国幅员辽阔,地

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明显,导致各个地区人口的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基本要素都存在显著差异,再加上城乡间、区域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局部性和全局性人口安全问题交错存在。放眼全球,尽管老龄化、低生育、高流动等人口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在面临的共同议题,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国情及其变化规律各不相同,人口安全问题也因此而千差万别。

#### 7.长周期性

人口是随着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代不断出生而进行循环往复的长周期变化的,因此人口安全总体上也以缓慢的人口发展周期为时间段呈现出长周期性变化特征。具体而言,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构成要素都随人口世代更替展现周期性特点,这些慢变量也会对经济社会等其他安全领域产生长周期影响,从而形塑特定人口周期内的人口安全问题。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等人口发展趋势也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变化周期,对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造成持续威胁。人口的长周期性变动预示着要抓住当前人口周期拐点重大机遇期,推动人口与经济发展转型,超前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人口安全风险。

### 三、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作为当今世界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第二次人口转变,大国人口经历了压缩式转型,主要人口安全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结合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的深刻内涵和主要特征,在新的时期和历史征程中,我国未来人口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

#### (一)人口数量安全问题

早在人口安全概念提出之初,学界讨论更多的是人口长期高增长量导致的人口过载问题,如何严格控制 and 稳定低生育水平以防止人口过多是维护国家人口安全的首要任务<sup>⑨</sup>。但在短短 20 多年间,中国人口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总人口规模约为14.1亿。但从2022年开始,长久以来的人口规模低速增长惯性态势逐渐消失,中国人口发展迎来了方向性转变的历史转折。2022年末总人口为141175万人,较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2023年末总人口较2022年末又减少了208万人,缩减速度和规模进一步增大,长期性负增长或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常态。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人口中,人口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主要由生育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随着中国医疗卫生技术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改善,死亡率基本稳定在较低水平,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水平决定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必然走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的超低水平。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直接体现为新生儿人口数量的断崖式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仅902万人,跌至194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是自“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出现1786万人和1723万人的生育小高峰之后,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六年出现明显下降,并且预计下降趋势还将延续。

持续的超低生育水平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导致年轻人群生育年龄逐渐推迟和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的结果。<sup>⑭</sup>根据第五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测算,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000年的24.33岁提高到2020年的27.45岁。国家卫健委公布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7年的1.76个降到2021年的1.64个。究其原因,一方面,婚嫁支出、住房成本、幼儿抚养费用、子女教育负担、医疗支出等多重外在社会经济约束压力持续增加迫使育龄群体“不敢生”;另一方面,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约束减弱,追求个人自由发展、价值实现、物质享受、情绪体验等多元开放与包容文化影响下的婚育观念转变让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不想生”。<sup>⑮</sup>一旦生育意愿和观念这一内生性动力发生了整体改变,想要通过政策调整鼓励生育水平回升便很难实现。新出生人口减少不仅是当期人口低生育率的显现,更会导致下一代新进育龄人口总规模逐步缩小,意味着未来人口规模会加速缩

减,进一步加剧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和人口增长回弹难度。

综合上述分析,长期超低生育率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发展速度较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sup>⑯</sup>。人口数量缩减风险也将是一个不断积累并逐渐显化的长期过程,直接对经济发展和国防人口数量带来长周期风险挑战。因此,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水平导致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如何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成为新时代维护国家人口安全的首要任务。

## (二)人口质量安全问题

当今世界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人口质量关系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人口安全的核心内容。人口质量指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和发展状态,又称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综合性概念,包括教育素质、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教育素质是维护人口和国家安全的能力支撑。在以劳动力数量为表征的传统型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下,质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成为新人口机会窗口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目前中国整体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人力资本存量偏低,质量型人口红利供给不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20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而发达国家中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1年、日本11.1年、加拿大14.6年<sup>⑰</sup>;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2%,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仍然还有一定差距;制造业十大领域技能型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sup>⑱</sup>。如何激发和充分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以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人口安全问题。

其次,健康素质是保障人口安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2020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9岁,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3.4‰和5.4‰,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行列。然而,年轻一代人口超重和肥胖率持续上升,力量、耐力、速度等运动机能不断下降<sup>⑲</sup>。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中

国患近视人口有 6 亿人之多,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城市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更是高达 6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学校教育中对身体健康培养重视不够、体育教育理念落后、公共卫生服务不足、互联网过度使用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是威胁未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国防人口综合战斗力的又一重要人口风险。

最后,思想道德素质是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与和谐的坚固防线。人的思想道德支配着其行为,对人口质量起着支配作用,是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全面加强。人们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越来越充满信心,国家与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断多元化,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滋生蔓延,对我国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主流社会价值造成冲击。<sup>⑩</sup> 新时代的青年奋发进取、自信自强,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理想和现实、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特别是一些“躺平”论调、“佛系”心态、“内卷”迷茫等消极因素,对少数青年奋斗的精气神带来影响,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风气,潜移默化地对人口及其在就业、教育、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发挥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效应,确保国家人口质量安全。

### (三)人口结构安全问题

人口结构是人口安全的重要方面,反映了人口再生产的客观结构及其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新时代人口安全在人口结构方面受到的持续风险威胁,集中表现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以及家庭结构离散化。

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是贯穿中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受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潮人群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双重冲击,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长周期且持续累积的加速老龄化时期。<sup>⑪</sup> 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发布公报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8 亿,占总人口的 19.8%;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1 亿,占总人口的 14.9%,标志着中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sup>⑫</sup>。按照此发展速度,预计中国将于 2035 年前后加速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在经济水平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仍需完善、老龄友好型健康环境建设严重滞后等系列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发展速度超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康先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突出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灰犀牛”式风险<sup>⑬</sup>。一是劳动力老化风险。伴随大规模劳动力逐渐步入老年期,持续的劳动力数量缩减与老化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新趋势,这势必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力市场长期供给,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sup>⑭</sup>,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二是社保基金收支失衡风险。随着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在现收现付制下社会保障基金将会面临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付压力剧增与收入能力持续减弱的收不抵支局面,加剧政府债务风险。三是社会照料负担沉重风险。当前中国老年人疾病扩张趋势明显,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发病风险攀升,老年失能半失能率持续上升,加重家庭和社会长期照护负担,给社会公共卫生服务带来严峻挑战。相关调查研究指出,中国当前 60 岁以上人口失能率为 16.2%,失能人口规模达到 4654 万。失能老人的经济负担约为人均每月 2420 元,年总成本达 1.35 万亿元,占到了 2023 年全国 GDP 的 1.07%<sup>⑮</sup>。

性别结构失衡也会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长期处于性别结构失衡状态,出生性别比始终在 107 以上的高位徘徊。中国长期以来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是造成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加之在严格生育控制政策的约束下,选择性人工流产也在客观上使得出生性别比整体偏高<sup>⑯</sup>。性别比失衡的人口后果主要体现在婚龄阶段男性人口数量多于女性人口数量而形成的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结婚成本和婚配难度增加,单身人口数量持续累积,成为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城乡流动助推大量农村未婚女性迁入城镇结婚,农村

男性在婚配市场中的劣势更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婚姻挤压,农村“光棍”危机越来越重,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口安全<sup>②7</sup>。

在家庭结构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巨大变迁和人口快速转型,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革<sup>②8</sup>。规模小型化、代际数减少、多样性居住安排、多元化家庭形态正成为当代家庭发展新趋向,家庭关系逐渐简单化、疏离化,家庭赡养、教化、情感支持等传统功能不断弱化<sup>②9</sup>,家庭稳定性下降,空巢家庭逐渐增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成员的精神情感依托和坚强后盾,与社会发展变化有直接的关系。长久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和制度都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对促进人口发展和维护社会的秩序性与稳定性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从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看,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抵御社会风险冲击的能力显著降低,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人口安全风险。

#### (四)人口分布安全问题

人口分布是人口数量规模在地理空间上的基本表征,合理的人口分布构成区域协调发展、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合理、经济增长活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sup>③0</su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集疏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影响,逐步形成潜在的新时代人口安全问题。

首先,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是当前中国人口高迁徙的最主要特征。第五次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从45594万人大幅上升到90199万人,人口占比从36.1%上升到63.9%。相对应的,农村人口则从80793万人减少到50979万人。从乡到城的持续单向流动带走的不仅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更是拥有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婚育年龄人群,这意味着农村人口规模将会加速缩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引发农村人口愈发走向空心化的客观后果,不仅加速了农村老龄化进程,形成突出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还造成乡村振兴缺乏必要的人口支撑,加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动能衰退风险。

其次,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态势持续累积。“西疏东密、南多北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口空间分布

的基本格局,但近40多年来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显著增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沿海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强化,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口收缩风险<sup>③1</sup>,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为未来区域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最后,中国陆地边境线漫长,边境地域辽阔,邻国众多,边境地区情况复杂。边境人口作为边境的“活界碑”,是边境地区坚定的捍卫者和建设者,对增强边境地区发展能力、维护国防安全、彰显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具有极为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我国边境地区人口整体出现负增长趋势,人口衰退边境县不断增多,抵边村落人口“过疏化”“空心化”现象愈发明显<sup>③2</sup>。从边境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边境人口负增长趋势将会长期延续,人口数量规模收缩现象将在所有陆地边境地区蔓延<sup>③3</sup>,严重威胁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和边境安全。

区域性人口收缩虽然受整体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影响,但其深层次原因是人口大量外流,这与相关地区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交通状况等密切相关。人口内生性负增长与向外迁移流动相互强化,人口世代更替能力被严重削弱,加速中国区域人口分布集疏差距持续扩大态势,不仅加剧人口加快减少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能力减弱、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问题,更使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国防安全维护缺乏最为基础的人口支撑。

#### (五)人口公共安全问题

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而催生出了一系列新公共问题,为人口发展与安全带来诸多风险挑战。新兴科学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快速创新与升级,同时也促使人口安全风险的发生场域由实体领域悄然向非实体领域和虚拟空间转变<sup>③4</sup>,引发人类对人口安全问题的新思考。数字技术、自动化机器人对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职业和岗位的替代,导致短期内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可能性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引发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智能化战争等新风险,人类伦理道德不断

遭到挑战与冲击<sup>⑤</sup>。网络信息技术和产品的广泛应用,诱使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消耗过多时间和精力,代际数字鸿沟与代际疏离问题越来越严重,进一步加剧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危机<sup>⑥</sup>。

在全球范围内,其他公共领域安全威胁也在不同程度地引发新的人口安全问题。比如,随着全球化危机由经济领域不断向公共卫生领域蔓延扩散,进入 21 世纪以来,SARS 病毒、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新冠肺炎等引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频爆发,对人口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应对扩散范围大、传播速度快、破坏性强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维护人口安全和全球发展稳定,成为未来人类需要共同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又如,当今世界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此起彼伏,严重威胁人口安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人口是国家间博弈的关键力量,是国防军事与政治生态的核心资源<sup>⑦</sup>。在国际秩序和国家关系形势风云变幻的动荡时期,确保新时代大国人口安全,是中国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国际人口发展秩序稳定的关键所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面临的公共安全威胁比重日趋增大,风险类型及所涉领域持续扩展。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加之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使得人口公共安全风险后果外溢蔓延的速度、广度和强度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历史时期,预判和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的难度不断增加,我国人口公共安全问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四、防范和化解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略选择

##### (一)主要思路

第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要以保障人民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人民在维护和保障人口安全中的主体地位。新时代人口安全工作应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作为人口安全和人口高质量的根本标准与价值追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群众物质和精神情感

关切。尊重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夯实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的群众基础,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着眼长远,优化顶层设计,构建科学性和前瞻性战略规划。人口安全是关系社会经济事业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要立足实际、着眼长远,优化顶层人口战略和公共政策体系设计,以高质量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引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聚焦未来人口发展与安全中的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积极防范新时代国家人口风险,加强风险动态监测预警,及时对人口问题和人口演进趋势进行研判、预判,增强人口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人口回旋空间在维护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中的优势和作用,始终掌握防范和化解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的主动权。

第三,牢固树立系统思维,统筹协调人口安全内外部问题。要以系统思维看待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大问题,既要注重人口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内部要素的长期均衡,也要关注人口与国防、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统筹协调好人口安全内外部问题,健全中国特色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应将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生活福祉、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高度把握未来中国人口安全形势,将维护和保障新时代人口安全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明确多部门、多行动主体间的任务职责,完善统筹协调推进机制,增强人口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行动配合效能,加强人口安全工作系统性展开、整体性推进。

第四,立足中国人口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全球视野下确保人口安全的中国方案。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深度融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人口安全问题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在应对人口发展问题中的先进经验,坚持走中国

特色人口安全道路。还要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勇担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和时代使命,做全球人口治理新体系的参与者、合作者和贡献者,积极提出应对全球人口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向稳定全球人口安全秩序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 (二)应对方略

第一,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树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观。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和价值指引,把维护国家总体安全贯穿于人口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从大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再审视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以着眼未来、兼顾全局的战略视角统筹新时代人口发展与安全问题的长远规划。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加强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观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民众将个人和家庭人口行为自觉纳入国家人口发展与现代化事业大局,主动维护和自觉执行新时代人口政策,夯实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的坚强群众基础。

第二,加强国家人口战略规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体系。聚焦未来中国人口发展与安全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加快完善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规划,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等协同与可持续性发展。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生育支持及配套政策,健全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制度,加快完善普惠型婴幼儿照护和托育服务,构建性别平等与生育友好型环境,加强新时代家庭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积极灵活的退休制度设计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发释放长寿红利。统筹协同发展多层次多类型教育体系,增强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增创质量型人口红利,以新质态人才引领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完善健康中国战略,推进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中国行动,加强青少年健康呵护与管理,持续维护和发展老年人健康,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新风尚,推动全民思想道德素养达到新高度,积极培育新时代全民国家意识和新型婚育文化。加大人才回流激励机制,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人才培养、农村设施建设、农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做好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衔接,破除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全面提高人才薪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福利水平。加快完善兴边富民政策和边境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边境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强人口监测预测,完善人口风险动态预警体系,健全防范人口风险长效机制。加强人口数据搜集与管理,健全人口风险监测指标体系,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建设智能化人口预警系统,打造人口政策仿真模拟系统,提高人口风险监测、预测、研判、预警能力。精准把握中国人口发展形势,超前研判可能发生的人口风险,全面系统排查人口安全隐患。科学分析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加强对生育水平、老龄化、人口健康、农村人口、边境人口、流动人口、人口性别比、突发性公共危机等重点优先性人口风险的监测预报。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宣传、社会治理等手段,加强基层人口发展与人口管理工作,增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的内生发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多部门协调联动能力,健全人口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提升潜在人口风险化解效能,严控超大规模人口安全回旋空间向人口风险持续累积困局发生质性转变。

第四,加强新时代人口问题研究,拓展创新人口理论与实践,科学应对人口安全。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发展阶段,面对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需要有更多契合发展实际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积极应对人口安全新风险、新挑战。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加强新时代中国人口问题研究,要有历史思维、国际视野,找准重大关键性人口安全问题,紧紧围绕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炼核心人口议题,提高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立足问题导向,加强与公共管理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交叉融合,以交叉学科分析框架和认识视角统筹新时代人口安全大问题。科学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拓展创新符合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本土化人口理论,加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社会人口形态研究。要脚踏实地加强人口国情调研,求真务实推进人口数据搜集,还应

加强国别人口比较,促进国际人口研究交流合作,推动人口调研“走出去”,找到解决中国人口实际问题的方法范式。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研究,必须在统筹总体国家安全视角下,坚定中国特色人口安全实践道路,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问题、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为科学应对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第五,借鉴国际上经验教训,提高应对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先后经历工业化浪潮和城镇化进程,率先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轨与过渡,也首先遭遇了人口发展转型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共同问题。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先于中国遭受超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带来的持续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突出人口问题的相关经验和做法,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参考。例如,以延迟退休、改革养老金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老年人健康行动等应对人口老龄化,以生育补贴、家庭补贴、生育休假制度、公共托育服务、就业性别公平等提高生育水平,等等。当然,在充分汲取先进经验的同时,更要结合中国人口实际,总结他国政策失败之教训,准确把握人口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高应对国家人口安全问题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 注释: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
-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2.
- ③陆杰华.全球人口结构的变迁趋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J].人民论坛,2023(24).
- ④朱荟、陆杰华.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 ⑤张然、许苏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想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
- ⑥李小平.尽力减少人口增长,加速提高人口安全系数[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2).
- ⑦穆光宗.“人口安全”的理论和政策含义[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2).
- ⑧陈功、刘菊芬、蔡春光等.安全与人口安全:概念的

发展与讨论[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

- ⑨张维庆.关注人口安全 促进协调发展[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5).
- ⑩陆杰华、傅崇辉.关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4(3).
- ⑪张敏才.人口安全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人口与经济,2004(3).
- ⑫何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特征探析[J].东岳论丛,2024(5).
- ⑬⑭陆杰华、林嘉琪.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基于“七普”数据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3).
- ⑮穆光宗、林进龙.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J].探索与争鸣,2021(7).
- ⑯翟振武、金光照.中国人口负增长:特征、挑战与应对[J].人口研究,2023(2).
- ⑰OECD(2024). Population with tertiary education (indicator). Doi: 10.1787/0b8f90e9-en (Accessed on 22 June 2024)
- ⑱三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02/14/content\\_516790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7-02/14/content_5167903.htm).
- ⑲王晓峰、王祥全.大学生人口身体素质变动及其问题成因分析[J].人口学刊,2018(2).
- ⑳唐爱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社会主义研究,2019(5).
- ㉑陈卫.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 ㉒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79996614/attr/315138.pdf>.
- ㉓陆杰华、韦晓丹.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其战略应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3).
- ㉔中国老年失能人口规模和经济负担——中国老年健康报告(2024)[EB/OL].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24-04-30/doc-inatrchx0495710.shtml>.
- ㉕马瑞丽、于长永、李孜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条件:机遇与挑战[J].人口与发展,2023(1).
- ㉖刘燕舞.农村“光棍”问题研究:回顾与前瞻[J].中国

青年研究,2019(6).

⑳于潇、祝颖润、阚兴龙.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研究[J].人口研究,2019(4).

㉑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㉒杨菊华、何绍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人口研究,2014(2).

㉓刘涛、彭荣熙、卓云霞、曹广忠.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J].地理学报,2022(2).

㉔韩淞宇.边境地区人口过疏化问题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J].人口学刊,2019(4).

㉕段成荣、盛丹阳.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变动趋势

研究——基于“三普”至“七普”数据[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㉖盛丹阳、陈卫.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未来发展趋势预测[J].西北人口,2024(3).

㉗贺丹、刘中一.从人口安全视角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再思考[J].人口研究,2023(2).

㉘李峥.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J].当代世界,2018,(10).

㉙张夏恒.ChatGPT的政治社会动能、风险及防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3).

责任编辑:陈艳华

(上接第22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两个时代发展命题的深刻交汇,表明“动力”蕴含“活力”“活力”来自“动力”,二者的结合构成国家治理效能创新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注入驱动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1.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2.

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377,379.

⑦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⑧⑪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5.

⑫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0.

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

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责任编辑:李瑞山